



# 荷印華僑的悲劇

南僑社 記者 丁田生

〔南僑社吧城航訊〕勝利兩年多了，旅居南洋各屬數百萬華僑的滿腔熱望，也隨着時日而逐漸減退。由於祖國在國際的地位不能保持勝利初期的勢態，昂首歡顏高呼聯合國萬歲，中華民族萬歲的華僑，又復低頭不敢對人正視了。這種悲慘的命運，在印荷夾縫中的東印度二百多萬華僑，更顯得厲害，印尼的氣候是沉熱而苦悶的，生活在印尼區的每一個僑胞的心靈，更爲苦悶所籠罩。今天，這些悲慘命運的華僑，在印尼雜牌軍及暴徒的騷擾下，他們處境的悲慘，簡直更甚於日寇的統治時代。

在印荷開戰後的第一個月裏，印尼對華僑的殘害便暴露無遺，慘絕人寰的故事，便在印度尼西亞地方展開；今年七月二十一日荷方「警衛行動」施行以後，印尼的殘暴行爲益發瘋狂的不可收拾，他們錯認我們的僑胞爲親荷份子，尼加開謀，橫加殺戮。兩年多來，被殺的已達一萬人以上，而被集中拘留沒有救出的約在十萬人，無家可歸的亦在十萬人以上。這種空前浩劫，真是華僑史上空前的紀錄。

## 一片恐怖現象

動亂的局面是暴徒的溫床，在印荷雙方兵連禍結的情勢下，印尼共和國區域裏，展開了一片恐怖現象。一般有槍的人，今日都是特殊階級者，尤其是在昔寇日的補充兵，今日都拿起槍參加了所謂「革命行列」，脚着日本皮靴，腰佩日本長刀，再度以日軍統治時代的姿態，欺侮我們的僑胞，印尼政府雖然口中，說着保護華僑的漂亮話，但是不嚴格控制這些雜牌的武器階級和暴民，還有什麼用呢？

就以印尼首府的日惹來說吧：在印尼政府直接管理下，雜牌軍和暴民騷擾華僑的事件，却仍多如牛毛。暴徒們經常三五成羣，深夜裏跑進華僑的住宅，藉着搜查軍火的變理，施行檢查與質詢，有時竟氣勢洶洶的闖入翻箱倒篋，有中意的東西就不客氣的拿走了。更有些却借着一軍用的美名，留下一張空頭的支票，隨意除去物品，形同奪取。據一個從日惹逃出來的僑胞說，在日惹和梭羅較大的房子，華僑的工廠，都給軍部借用了去，一些較大的機關工廠及車站之類的建築物，四週都堆着乾柴，牆腳下埋置了炸藥，準備一旦荷軍進攻時，就舉行「焦土政策」，這種損失的責任要什麼人負責，那真是只有天曉得了！

此外日惹，梭羅以外印尼政府控制力不遑的地方，那更是暴徒的世界了。他們對華僑予取予奪，任意燒殺，一串串血淚的事蹟，真是筆不絕書。

在西爪哇的巴隆班讓、芝勒節、打路、登約、馬夜、芝古耶、芝德拉斯、沙當岸、耶隔哇夜、渣公等十個地區的華僑約三千餘人，被印尼人驅往冷加士勿凍，雖稱時只准攜帶一衣一物，一小部份的華僑婦女則被集中在冷加士，大部份則被集中於冷加士附近山中之芝約洛及那林旺兩處地方，與毒蛇、野獸、黑蚊爲伍，山中全無房屋，爲避雨遮日計，雜民盡所能集樹葉搭蓋，尤以那林旺的離僑最爲困苦，衣服已經破碎，即以蘆葦蔽身亦不可得，至於他們原來辛辛苦苦積來的家產，却完全和他們沒有關係了，天地間的悲慘事件，那有更甚於此呢？至於中爪哇的芝耶岳和東爪哇的兀布祿等地華僑的命運，和西爪哇實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的財產蕩然，生命權操在印尼的暴徒手裏，只要印尼暴徒的興頭起，隨時都是他們結束的時刻！

五〇〇字

# 澳洲人的性格

〔南僑社資料稿〕在新幾內亞的南面，有一塊僅僅有八百九十四萬，四公里的大陸，稱做澳大利亞簡稱澳洲，住着居民有九百十二萬，這兒有華僑，有白色人，還有棕色的土人。

現在這兒且來說澳洲人的性格：

一般的說，澳洲人，生性好動，所以爽朗樂天。要他們靜在屋子裏靜靜底工作是不行的，要是他們在屋外東奔西跑，却樂得手舞足蹈。他們在屋外雖然盡情享樂，但都是正當而具有價值的：如汽車旅行，運動和賽馬等。澳洲人爲了當地的氣候好，而且運動場多，運動的風氣也極盛。運動的種類係網球、游泳、足球、並英國的國技——野球戲，春天和夏天，玩的是野球戲，冬天玩的是足球。在雪梨、墨爾本等都市，到了星期六下午，澳洲人便到野外賽馬。在賽馬場裏，女人又多又闊，真是揮金如土，每當十一月，墨爾本的大賽馬節，誰都要瘋狂一下。

澳洲人的樂天，是有其社會基礎的。他們的政府訂定了最低工資制，保障勞動者的最低工資，以一家四口的家庭底一星期生活指數作爲基本工資，因此靠工作吃飯的人，都有恃無恐，這樣，他們又何必不樂天呢。

（南僑社）

### 夾縫中的喘息

除了印尼區的恐怖事件外，在許多荷蘭及印尼雙方勢力都可能達到的地方，我們僑胞的處境，更有啼笑皆非之概。單就掛旗一事，就十分的寫出了華僑心中的哀痛了。

照國際的慣例，遇有國家大典或當地政府的重要紀念日，祖國及當地政府的國旗要掛，但是今日的東印度，有許多荷蘭和印尼兩方政府的勢力並立的地帶，却叫我們的華僑難於應付了。掛了荷蘭的國旗，印尼人認爲是親荷份子，騷擾暗殺隨之而來，掛了印尼的國旗，荷方則認爲親印份子，加以壓迫，夾縫之中，真是無所適從。

本來自日寇投降後，東印的僑胞和許多南洋的華僑一樣，家家戶戶趕製國旗，準備升旗迎接我們的大員和來海外揚威的國軍，希望將數年來受日本軍閥壓迫的積鬱，從國旗上驅散開去。但是僑胞怎想得到這些日夜趕製的國旗，却始終被放在陰暗的房間角落裏，爲着怕招禍，不敢公然掛出來。

在前兩年中，吧城真是一個五顏六色的城市，那時候，它是荷印的首府，也是印尼的國都，荷與印共治，紅白的印尼國旗與紅白藍的荷蘭國旗齊飛，荷國政府固然發號司令，但是印尼方面也是一個「朝廷」，夾縫中的華僑，雙方的命令都非遵守不可。每逢重要的節日，雙方政府都通知華僑要掛各該方的國旗，假如不掛紅白藍的國旗，一定招來印尼的不歡，掛了紅白藍，又非荷方所願，反之；假如掛紅白藍的三色旗，也同樣一方招怨，所謂「顧得姑來失嫂意」，華僑的處境真是困難萬分，所以他們索性連自己的國旗也收起不掛，讓自己的胸中的積鬱仍舊隨國旗的高擱而長存。現在吧城雖然已是荷蘭軍隊的絕對控制區，隨着荷蘭政府的意思，今年雙十國慶，僑胞們首次配合着荷蘭國旗掛起青天白日旗了，但是對着滿披塵埃的國旗，僑胞們實在與不起歡情，更不敢驕傲，他們心中是悲哀的。至於印荷雙方都不能有絕對控制力量的地區，華僑們兩年前趕製的國旗，却至今仍被遺棄在陰暗的角落中呢！

### 企望漢家威儀

水深火熱的東印華僑，只有引頸期望祖國的武裝護衛，藉以顯顯「漢家威儀」，使他們重新做一個人。雖然自日本投降到現在，此間盛傳我國將派軍隊至東印護衛僑的消息不知道已傳聞了多少次，而每次都給僑胞以失望，但是這種失望却不曾使他們心死，他們對祖國派兵南來的計劃，至今仍殷殷期待着，即令不能派兵南來，至少也希望能夠有一個軍事代表團常駐東印，協助華僑解決當前各種困難問題。

後者的希望終於實現了，我國政府爲着印荷雙方糾紛長年不能解，而華僑所受的痛苦日益加深，乃決定派遣一軍事代表團赴東印協助將總領事，調查東印僑胞受害的情形及慰問東印的僑胞。消息傳出後，東印的僑胞真是歡喜得熱淚直流，一個個不論男女老幼，莫不以興奮的心情期待他們的到來。

九月二十六日，南國的天空顯得特別蔚藍可愛，大清早，千千萬萬的僑胞就擁擠在馬腰蘭機場上準備迎接南來的天使，直到午後一時半左右，一架龐大的綠色的B-24型漆有青天白日徽的轟炸機出現在人們的頭上了，隆隆的聲響，和着僑胞鼓掌歡呼的聲音，構成了一幅最偉大的畫面。許多年老的僑胞，都興奮得熱淚直流，有一個老華僑說：「想不到今日我還能夠看到『唐山』的飛機。」我應聲去看，原來是一位年約六十五六歲苦力模樣的長者，聽了這句話，我真興起無限的感慨。

這次一共來了四位武官，七位空軍，他們在千百僑胞的歡呼中走下飛機，被僑胞擁擁着走出飛機場，下榻於吧城最華麗的南洋大旅館。四武官是：吳英軍上尉，李振雄上尉，保國富中尉，胡榮生中尉。七位空軍是：張之岡中校（正機師），梁德明上尉（分隊長），鄭英上尉（領航），梅光泰中尉（通訊），李澤明少尉（機械），黃達興上士，高延清上士，他們身着一色的黃呢襯衫制服，戴黃呢軍帽，體格雄壯，雄糾糾的英姿，操着流利的英語，出現在眼前時，實予當地的華僑，荷蘭人及土人以極佳的印象。現在他們正在華僑處境艱危的各地巡行，從事調查慰問工作，但華僑們却都希望他們能乘這一個機會設法拯救現在不知下落被集中被疏散的僑胞們脫離苦海呢。

（南僑社）

二二〇〇字

## 西北動脈的青新公路

南僑社 記者 沙龍

### 西北國防岌岌

「南僑社進化航訊」開發西北，建設西北的聲浪，高唱入雲，但由於八年的戰爭，兩年的內亂，更使得我們的經濟，患了極爲嚴重的貧血症，這些美麗的遠景，已經變成了沙漠上的蜃樓。然而不管怎樣，我們的邊疆是要保衛，是要建設的，尤其是新疆，自從伊甯事變以後，隨着國際形勢的轉變，那些「東土耳其斯坦」份子，他們正在外力的導演下，一步一步地加緊擾亂和背離祖國的工作。看吧：北塔山事件發生後，「東土耳其斯坦青年團」，到處展開公開的祕密活動，毫無法紀的作反國家，反漢人的種種侮辱和宣傳，繼之而起的吐、鄯、托三地的武裝暴動。非無要爲侵入北疆的軍事作內應，想輕易地一舉切斷甘新路佔領哈密，奪取迪化，完成「東土耳其斯

坦」的「建立」，好把他們的首都從伊犁遷到迪化，誠如此，赤色帝國主義者，就在我們的大門，再前進一五〇〇公里。那時我們非但要在西北兩面（包括蒙古新疆）失去三、二五〇、四六六萬方公里的土地，一千萬以上的人口，而且我們的國境將退到和長城接近的一條半弧形的位置上，甘肅、青海、西藏、和現在的東北一樣，均將變成突出的部份，也許河西走廊會真有一天變成今日的遼西走廊，處處遭受干涉和襲擊。果真釀成了一個這樣的局面，那我們國旗前途就不堪設想了！

### 領袖洞燭機先

蔣主席早就指出西北形勢的重要，要鞏固國防，安定邊疆唯有發展後方的交通。可是，延展隴海鐵路到迪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短期內也無法完成，而且要貫通南疆，加強青海與新疆的聯繫和開發柴達木盆地，青新公路，尤有加緊建築的必要。三十四年十月，蔣主席曾交下，與修青海都蘭至新源塔元公路的計劃，指定由青海省政府主席馬步芳主持，參加這個築路計劃的，有前第八戰區司令官朱紹良及軍令部長徐永昌，和交通部長俞大維，他們在重慶作了幾番的商榷，後決定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發動甘、新、青三省民工來建築，在初步計劃完成，工程核定後，即於去年九月十五日在青甯成立工程處，由馬驥任為處長，着手進行興修工作。由於工程進展的迅速，該路的青海段，已經於本年九月十五日大部竣工，並舉行試車典禮，經過情形頗為良好。現在由青海茫崖至新源紅柳溝一段，長三百六十餘公里，已由第六軍公路局負責興修，日夜趕築，預計本（十二）月中旬，即可完成，全綫通車，這條公路築成以後，就可沿柴達木盆地，西接新省塔元，而北抵迪化，東通敦煌，古時的陽關大道也可從此暢通。與蘭蘭的公路連接起來，更可直達南疆，包圍整個大戈壁，使它活躍起來，成為西北公路的大幹綫，今後由甘肅到新疆，便添上一條左臂，和甘新路成功一個大循環。

### 全綫工程進行

青新公路原來的計劃，是由西甯都蘭，橫越柴達木盆地的北面而西伸張的，可是，經過勘測以後，由於那連和大通山的雷風疊嶂，以及盆地的低溫，西甯至都蘭的一段原有公路，也不合用，於是決定自柴達木盆地的南面，以距西甯一〇四公里的倒淌河為起點，沿青海南岸，西向羣科加拉，查汗斯牙黎，折而西南，感察蘇峽，而抵托土山。至此途沿柴達木盆地的南邊向西北走，與黃河、長江分水嶺的巴顏喀拉山脈平行，中間經過哈吉爾，而達茫崖。這段路全長為一〇七一公里，工程艱鉅，雖比七中印公路，然而算路藍縷，較之戰時所築的川滇西路，其艱險亦相去無幾，全綫共分五段進行，自倒淌河到查汗斯牙黎，沿途所經，皆係邱陵地帶，過此地勢較為平坦，但由察蘇峽至托土山一段，全是細砂，穿越很不容易，此後則入一片荒涼的柴達木盆地，地低而溫，水多鹽苦，通過鹹灘也沒了很大的力，到了哈吉爾，雖漸離低地，但又轉入軟砂和戈壁地帶，幾百里沒有人烟，水草缺乏，給養困難。尤以在鐵木里克（又名朵寺）一帶，進入哈族區域，更遭遇很大的阻擋，中間經再三交涉，得以假道，但困難仍屬不少，總計全路青段的土方達九十九萬立方，石方七千立方，整路路基三百卅一公里，河床鋪砂八十公里，清除叢林三萬平方，沙耶八千平方，草皮三萬平方，截水溝二百公尺，砂礫路面一百二十公里，永久式橋二十公尺，臨時式橋九十公尺，涵洞四百二十道，過水路面二百二十公尺，護坡一千五百公尺，駁岸二千四百公尺，水壩九百公尺，改河道三千二百五十餘公尺，輔助綫三千公尺，建築站房三百八十間。

由茫崖至紅柳溝一段，由六區公路局負責，於本年六月興工，現正由千餘民工，日夜趕築，唯配有新式築路機之工兵一營，參加工作，於是工程進展，更趨積極。在冬季的高原裏，夜間寒氣逼人，不得安睡，員工們都在日間，躺在荒寒的漠野裏，藉着溫暖的陽光而安臥，以補充他們的睡眠。入夜之後，便高擎火炬，在獵獵的寒風裏，不斷的工作，整理路基，平土，鋪砂，一架架的工程車，壓路機，睜眼雪亮的眼睛，狂號怒吼的開過去，員工們在高度的愛熱忱下，盡力的工作。這條路的寸砂片土，都累積着他們的血汗。現在全路的銜接點已經在望，各段橋涵，路面工程也在加緊地完成，如果沒有其他的阻礙，本月中旬，就可全綫完工，開始通車了。不久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條新的西北國防幹綫，偉大動脈一樣地活動起來，成為甘新交通的主要道路。

（南僑社）

二三〇〇字

## 中國不是無能

南僑社 方山 記者

### 我們修復了湘桂黔鐵路

（南僑社柳州通訊）多少年來，多少外國人的心目中，對於中國隱藏着一個無能的印象，最近一些美國人甚至說中國政府對於華南鐵路的修復，根本還沒有動工。可是事實排在前，湘桂黔鐵路已經有一千另二八公里被修復通車了，衡陽至柳州段的通車典禮，並將於明天（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柳州隆重舉行，幾天來，這兒的北站和車站，都搭起高大的牌樓，準備繁彩熱烈地慶祝這一舉轉國隊人士視聽的通車。湘桂黔鐵路各站的開站先鋒們，正由從柳州開出的一輛輛汽車運送赴他們各自的目的地，他們不論是站長，車長，路警或站夫，同樣帶着一副緊張熱烈的神情，正如開赴前鋒的勇士。

### 一段悲壯的往事

讀者如果不健忘，應該記得湘桂黔鐵路這條西南交通大動脈，是田戰時興築的湘桂和黔桂兩路合併而來的。從衡陽往柳州至都勻，全長一〇六四公里。

戰爭，是一個可怕的破壞者，牠殘忍地帶給這條西南人民的血管以死滅的危運！從一九四四年的衡陽保衛戰開始，她便走入一種悲慘的途程，從坎坷而枯萎，而至於整個地停止活動。在戰事緊張的時候，為了避免鐵路為敵人利用，當我軍撤退的前夕，便派有專門負責破壞的鐵道兵團，自動地把所有的機車車輛，橋樑隧道以及重要的工程設備，全都炸毀了。湘江、柳江、東江和龍江四大鐵橋，尤其破壞得非常徹底，而且這幾座鐵橋在開始建築的時候，墩座裏便被安放了註定命運的炸藥。

當敵寇佔領湘桂綫之後，便以木便橋臨時架設，恢復衡陽至全州一段的交通，讓汽車勉強地通行。而整個湘桂黔路則是痛傷地停止了脈搏。

### 從毀滅走向新生

勝利後，全國鐵路復員，政府為了趕築粵漢路，但是鐵軌鋼樑等都太缺乏，於是湘桂路的衡陽與全州這二三五公里的殘餘鐵軌，鋼樑以及配件，便被折取應急了，使這條創傷的湘桂黔路，更加支離破碎着。

所幸的是湘、桂、黔這幾省在戰後，畢竟是安全地帶，可以讓政府在戰亂之餘，悉心建設。一九四五年四月，是一個可紀念的日子，交通部派員前來主持修復工程，讓這條西南交通大動脈，從毀滅裏走向了新生。

兩年，這個並不長的時間過去了，湘桂黔路的修復，始終在許許多多困難情形下，有了人却没有款，款到了還要等材料，不過由於主持人的努力，千百萬無名英雄的奮鬥，他們的修復過程紀錄是：都勻至南丹二〇二公里，三十四年八月通車，柳來段三十五年八月八日通車，桂柳段今年一月通車，柳州懷遠段本年二月通車。

戰火只能毀滅土地的表面，生長在這土地上的人民的心，永遠不會死亡，在勝利的榮光普照之下，這條大地的脈搏，重新又恢復了跳動，而且出落得更美麗，健碩而茁壯了。

### 七拼八湊的鋼軌

衡桂段鐵道被粵漢路拆去了，本身的修復便，生了嚴重的問題，目前除商得粵漢路撥還路軌六十公里外，其他便完全是七拼八湊得來的，這裏一方面折運八甲至南丹段軌料應用，一方面拆取沿綫小站的三四股道和不必要的存車綫，勉強湊足了這段六〇四公里的軌料。今年，也曾購置道釘七〇一噸，魚尾板螺絲釘二萬七五〇〇付，枕木七九萬五七七〇根。從桂北至衡西，一共有三十五個車站，另外還有桂林、興安、全縣、東安、冷水灘、黃陽司、黎家坪、洪橋、譚子山和衡西等十個煤水站，總計新設站房約二萬二千餘平方米，其他房屋約二萬六千餘平方米，站台二十五座。

根據一位年青的副總工程師黃瑾氏說：這段路因為時撤時退，破壞不深，除一部分坍塌和炸毀外，大致都還完好，工程並不十分艱巨，修復不很困難。應該修補的橋涵估計二十公尺以上的大橋有二十四座，總長一、四一八公尺，小橋三十七座，總長三四六公尺，為了不容易取得外匯，無法順利地向外國定購鋼樑，只好利用湘桂鐵路建築時的便綫位置，安架木便橋，利用舊存廢棄的鋼樑，七拼八湊，暫時維持交通。

### 值得驕傲的光榮

雖然這僅僅是一段鐵路的修復完成，而且這一千多公里的鐵路，所用的材料是種類繁雜的鋼軌，軌道的式樣多達十種以上，稀疏的枕木還需要補充，道渣也需要大量填補，沒有電氣路綫，和現代標準鐵路還有相當遙遠的距離，但這些，已經傷了我們的工程人員和無數無名英雄們的不少腦筋。

我們的工程師們，曾為了不能順利地獲得外國的適用材料（如鋼樑等），便費盡腦筋和心力去籌謀代用的東西，好讓桂林江正橋，原來是七孔二十五公尺上承鐵樑，因為外國鋼樑還沒有運到，無法正式修復，只好就原有炸毀的鋼樑，拖配一孔二十五公尺鐵樑，另外由別處拼配一孔二十五公尺皇后式花樑，其他各孔則架木排架，上面設工字樑或者方木樑。

湘桂黔這一千另二十八公里的鐵路，在艱難拮据，材料缺乏的苦難中，由於千百萬無名英雄的努力奮鬥，終於修復通車，完成了西南交通的大動脈，這無論如何是值得驕傲的！也正好向國際人士說明中國不是無能的，他已經用自己的手，完成了如此光榮的成績！

（南僑社）

二五〇〇字

## 顯微鏡下看台灣

南僑社 記者 林 鵬

### 一，安定歟？繁榮歟？

〔南僑社台北航訊〕台灣：又稱福摩賽，中國對這美麗的海島，實在是十分珍視，所以，蔣主席說「台灣將建為中國模範省」確實一點也不差，台灣人民繁庶，資源富饒，風景清奇，同時在中國國土內難得的平和而寧靜。

區域之一，叫我話台灣，真的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處說起，自我認為台灣經日人統治了五十一年，光復以後，一切和國內表現顯著的差異，我們消極的把這差異逐漸化除積極的加以台灣對祖國的向心力，這是建設台灣的先聲，陳公洽將軍已做到了一半，奠定了教育的根基，正準備步上生年進而以踐五年計劃的階段，來一個出入意外的「二二八」，不幸悄悄心走了，我真管這位老人家惋惜，用人不當左右欺瞞害了他，到魏伯聰博士接手主政七個月「從安正中求繁榮」在這年度將告終了的時候，亦需要來一個檢討，我們又替他擔憂，又為他祝頌，斜風細雨，雖微鏡下細胞在跳「安定款，繁榮款！」

### 二、經濟窮窘，畸形現象

誰也不能否認台灣目前經濟是陷於極端窮窘的狀態，全國各地物價像野馬奔騰，似在台灣亦不落落後，人人莫不在長吁歎息，試看三十四年的物價指數是二、九六五，一到了三十五年底變為一、二〇六六，二了，三十六年九月份統計又刷新紀錄一四五、八二四，三，以各年度的比較計增漲了五倍半左右，目前比光復初期增漲的估計總在二十倍以上，領導物價上漲的原因，無疑的是由於台幣走上了通貨膨脹的路上，為供應政府財政支出上的透支，及對於公營事業的投資，台幣的發行額不得不隨時增加，使每個人的生活水準，降低到生存線上，這裏也可以看到叫街乞丐，也有公務員的自殺，省物價調節委員會於中秋夜鐵櫃一個個被頂盜打開，損失瑪瑙珊瑚等珍貴物品價值千餘萬元，迄今還無下文，並有轟動全省大規模集團偽造台幣，偽造印花稅票案，嚴重的社會問題趨之發生。

### 三、尚待討論的概算

由於生產的萎縮，物價的騰昂，支出的浩繁，財政自然也日趨窘困，三十七年度歲出概算編列就成了問題，各機關初步列出經常費八十餘億元臨時費，及事業費三百餘億，合計約四百億，惟初步估計財源僅有一百五十億，（包括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賦稅收入，專賣及其他收入）與所列的歲出概算數目短了二百六十億左右，這龐大的驚人的數字，經過了百府第二十四、二十五兩次委員會會議，討論尚沒有結果，除經常費及生活補助費先予決定外，僅討論一個原則，其他將配合三年結算計劃儘先支配建設事業用途，對各機關人員予以通盤調整，並調開了好幾次審查會，人事會議，聽取明年度起將裁併若干駢枝機構，儘量裁遣事務人員。

### 四、上海風跨海來

經濟窮窘，上海風又跨海傳來，年來的台灣與原來面目大不相同，現在太平町榮町一帶的店舖，亦不亞上南京路的輝煌，台人出偷模步上者非到處是美貨，什麼玻璃料，卡嘰呢，連火車站，電影院的貼販們都叫「美」的，真正莫斯買一包價格便宜僅二百六十元一過去沒有與他相像，女孩子的雙辮是搭在鬚的髮髻，如今連下女都披上頭髮，拿了玻璃皮包，羊毛衫配着高跟鞋，有一位熱誠北投的人，告訴我，那套幹坤女生進的統計數總在四百名以上，（按北投係一小鎮以溫泉風氣著名）上海商客住台北旅社每晚房租四千元，蓮花了四十元具一張公路汽車票，二十分鐘就到北投，又有確噴溫泉洗浴，住一夜不過一千元，再加上一度春宵二千元，亦不在乎，警員在那裏也曾提過野鴛鴦，他們說，「家裏有老母老弟，小弟小妹，沒有丈夫的女人，靠這……：維持一家無職業弱者的生計有什麼辦法呢？」整個的社會問題，民生問題，籠罩了美麗的寶島。

### 五、竹東鐵路是建設的開端

魏伯聰博士主政後，完成了的竹東鐵路，這一段路雖短，但意義深長，光復初時，由於戰爭的破壞，行政機構的變遷，滿目瘡痍，一頭萬緒，王政者所竭力的接收與整理就夠你渾身是汗，對於建設方面，最多能恢復現狀，已不容易，新的建設，可以說由於竹東鐵路開始該路的興設，開端於日政府，終完成於我政府，顯示我們不但有信心建設且有建設能力，竹東鐵全長十七公里，包括側道二十公里，主要工程竹東隧道全長三十八公尺，大

五〇〇字

## 僑情彙報

南僑社

- (一) 法越戰爭期中，我僑胞之逃入法軍防區去，非被追服兵役及勞役，即被追驅作前鋒，或號指與越盟互通聲氣，驅逐出境，僑委會據報，已轉請外部交涉。
- (二) 輪管會華南分會常會決定放寬攜帶金飾進口，每人十兩，出口仍為二兩。
- (三) 閩省府為鼓勵僑胞回省投資經建事業，特訂定辦法。該辦法指定，省經建事業如工礦、交通、農林、商業，凡可委託個人或較國家經營為適宜者，均歡迎僑胞投資。凡回省投資者均遵照中央規定，並經商委會證明，予以保障。
- (四) 晉江石獅為閩南僑區之一，本月二日晨二時許，該區精華之大埔街突遭火警：延燒二小時，燬店屋三十餘間，損失在千億以上。
- (五) 自去年二月至今十月止，我國以學生遊歷及教員資格，前往菲律賓者，共二百零一人，中以學生最多，佔一二九人。

(南僑社)

橋十座（內鋼橋二座）混凝土橋八座，涵渠三五座，明暗渠一百三十九座。建設後有兩大經濟價值，第一開發資源，其主要的運輸物資，在那裏有汽油，天然瓦斯，石灰石，砂礫煤等蘊藏極富，又是全省首屈一指之良好煤田，煤的產量僅嘉樂牌一地已佔一〇、一二〇、〇〇〇噸以上，石灰石將為水泥及石灰窯素之主要原料，年產數十萬噸，砂礫為玻璃之主要原料，竹東區蘊藏量約在二億噸以上，木材、竹料、果實、茶、米谷等產量均豐，第二是發展工業，竹東及新竹一帶之工廠廠商及新興產業極多，水泥公司竹東廠年產水泥達十萬噸，石油公司竹東廠出產汽油，天然瓦斯肥料公司第五廠出品石灰窯素，玻璃公司出品，玻璃製品林產局林場出產木料等，工程費每公頃平均計算約五百萬元，得使物資流通，與整個經濟有利與人民，現在却再準備繼續建築內線，大家都期望早日有成。

### 六，失業者的福音

最後是台灣失業人員登記各地計為三〇八八四人，其中以農民為最多，佔總數三分之一強，其次為一般勞工約佔全數五分之一弱，技術人員最少，省府將分別予以安置，隱正其生活，各縣市已登記之失業公教人員，將由各縣市政府分別審查並舉行考試凡資歷較優及考試合格者，由省府先行派用，其餘送訓練團受訓後再行安置，已登記之技術工人，將由建設廳暨各生產機構設法延用，關於失業農民決由農林及地政兩部計劃墾殖以為收容，至一般勞工及其他失業者則安置於將辦之各種工程，消息傳來全民欣騰，但明年年度歲出概算尚未明期的時候，緊縮裁員的聲浪又在洶湧中，這緊急救濟計劃是否兌現，尚是一個未知數，顯微鏡下細胞在跳，安定歎！繁榮歎！

三〇〇〇字

## 看福州冬防

南僑社 記者 谷壘

【南僑社福州通訊】有些人早就希望着冬防的開始，希望擾亂社會的奸宄，投機操縱的好商以及所有社會的不安現象，通通在消個法寶之下被制服，讓大家都稍為喘息一下，過幾天不必驚慌戰慄的日子。雖然這並不是什麼好的享受，不過安靜地睡幾個夜晚，也許是對過分緊張和窒息的心有所裨益的。

於今，福州冬防已經開始一個多月了，人們所期盼的安堵不知是否已經獲得，不過有幾件事實却的確是不平凡的，三保的一場大火，焚燬房屋五十八座，三百九十五口的災民，徬徨在寒風淒冷的街頭，米價由八十八萬一石漲到百兒邊沿上，小民叫破了喉嚨，餓了肚子，米商依然自在得意；電氣公司的機件又一損壞了一了，縮小供電範圍，整夜黑暗，宵小活躍，鬧市裏也發生搶劫行爲，爲了反對電度無理增價，一個電匠被用戶毆打受傷，全市停止夜市交易；滄洲的一場普渡，「小型工藝展覽」陳列「揚州鬼市」，化費百十多億，譚成千萬的饑民，多修陰德，圖個來世的安樂，雖然在餓肚子，却換得了一個幻想的安慰的寄托。

### 米價高陞小民低首

#### 實物配給支票已開

如果比照着最近各種物價的波動，動不動就是高陞一倍以上的紀錄，那麼這秋收過後的米價翻騰，的確是夠寒酸的，她僅僅漲高了百分之五十，由六十多萬一石，漲到百兒邊的邊緣。

據米商們提出的理由，說是爲了其他物價波動的影響，同時，海米來源缺乏，冬季裏閩江水淺上游米船下行不易，所以漲缺價升，形勢自然，理由充足，可是有些人却指出米價突漲顯屬人為的因素，大家各執一理，誰是誰非，大家心理明白。

民以食爲天，不管漲價的原因爲何，小民們要吃飯，理由也是十足的，區民代表們呼籲請願，鬧得神鬼不甯，於是累苦了政府當局，忙着開會商討平抑辦法，抓到了三個米奸，米價立刻跌回八十五萬的關裏去，狐狸尾巴暴露了，米什麼漲價，已變是極明顯的了，但商人的神通超過一切，第二天馬上又漲到九十萬外，而政府限定的價格也定爲不得超過八十九萬一石——這個數字正合省府以外的普通公務人員一個月又十天的薪給報酬，而一般小民，只好在米店門前低首了。

我們應該欣慰而誠心地感謝，在報紙的重要地位裏，曾經給小民一個極大的安慰，和一張極美麗的支票，讓他們獲得甜蜜的憧憬。

據負責當局的表示，對於平抑糧價，已具有對策，今後省府將：一、嚴懲奸商，二、禁運出海、三、禁止糧食倒流，四、實行部份配給制度。

辦法的頭三點雖不新鮮，人民的耳朵早已填滿了這種話，過去的每一次「平抑」，總搬着這一套看家本領，可是效力，頂多只是讓糧價在飽和點上立正着。最後的一張支票却開得太美了：即將實行部份配給制度，主要對象爲貧民和貧寒學生，配給審核委員會組織規程和配給辦法都擬定了，並電請行政院按照上海前例，辦理平民的實物配給。

這張支票幾時兌現呢？下面却沒有一個答案。而且技術問題，又是人們極關心的一件事，是否會像配售平價米那樣，擠死了人，東西還領不到？

### 便利宵小黑夜無光

#### 停市停電各有千秋

飢寒交迫的冬季，往往是宵小活動的時機，過去，在冬防期裏，一些僻靜的小街小巷，都得添裝了路燈以便加強巡邏，可是今年，正當這個時候，爲了電費的問題，電氣公司的機件，却突然地「損壞」了，於是宵小供電範圍，晚上又不時斷電，即使不間歇，也是減少電量，說是有路燈，却只像一塊暗火的煤球，因此，只要天黑下來，整個福州，便也變成了黑暗世界，偷竊和暴徒們便到處活躍了，不單在偏僻的地方，不單在人們睡熟後而偷竊竊取，即使在七杭街這個商業中心，距離警崗不及二百公尺的水巷口，夜晚九時以前，便發生了搶劫行爲，讓整個冬防期裏的福州社會，陷入於惶惶不安的狀態。

爲了抗議電費的無理增加，全市的商戶，同時停止了夜市交易，除了一些飲食舖子和攤子之外，所有的商店，還沒有到下午八時，便都打烊了，一方面從這裏來減少用電，一方面拒絕付給過分增加的電費，讓夜晚的寒風，過街頭，加倍顯得冷寂淒涼。電氣公司也便以斷電停電爲手段來對付，大家鬧法，各有千秋。

文明的鬧法，終究太悶人，於是全武行開始演出了，在城內中正路，電氣公司派出收取電費的員工黃桂周和林玉官便因電費的爭執，被安泰橋附近的幾家商戶圍着毆打，傷勢相當沉重，因此一般社會人士，都認爲政府對這個問題應該有適當的處理，如果電費加價是無理非法的，便應該予以取締，如果「機件損壞」只是一個藉口，而要以停電爲要挾，還要以懲罰，如果該公司的加價確屬合理合法，並且確經政府核准的話，那麼便應該予以保障，制止抗納電費，以維護公用事業。這種袖手旁觀，任其自然發展的態度，的確不是政府所應該有的，而況這是冬防期間，怎能讓這不安的擾攘延續下去？

### 工藝展覽揚州鬼市

#### 超荐冤魂不恤飢民

爲了是歲逢丁亥，照例應該普建七晝夜水陸道場，廣行普渡，讓沉淪苦海的亡魂，獲得超升的機會。有人以爲這是迷信，大叫厲行節約，破除迷信，居然叫出了市政府來，出示禁止。不過，這是六十年一度，人生難逢的一次，難道還下應該熱鬧，還應該讓冤魂在茫茫的無邊苦海裏再挨過六十年的漫長歲月？於是有人出來「探理力爭」，爲桑梓出力，結果在超荐死難將士同胞，和小型工藝展覽的美麗外衣下，普渡和「三十六間店」的「揚州鬼市」同樣堂皇地鑼鼓喧天，鬼王告示遍滿南台滄洲的各街各巷，三十四處鑼壇和算不清的活動活怪，讓人感到真的是走進了酆都神府。

即使是冬防期間一切娛樂場所都於夜間十一時前停止活動，但是普渡的鑼壇鑼鼓，却可以毫無忌憚地通宵吹奏，因爲這是慈悲普渡的普渡，誰不想積點「陰德」？他們認爲福州社會已經夠不安了，幾個月來的種種瘟疫始終沒有消滅過，如果再不讓冤魂們各有所歸，那麼社會前途，真就要不堪設想了。

福州的手工業，實在是夠人佩服的，這次的「小型工藝展覽會」，實在夠考究精巧，一列三十六間小商店，加上揚州府正堂，天后宮，神廟，小學，和電氣公司排成了「現代化」的揚州市。每間店舖雖不及二方尺，却完全是立體的，櫥櫃，買賣雙方各色人物，用具，商品，沒一件不逼真，甚至電燈和燈光燈都是上海特製的小型成品。每家的屋頂一列相同地懸着鮮豔的國旗，表示「他們」也是很「革命」的。

據統計這次滄洲的普渡，總共開支百十多億，而善男信女們的私人用費，還無法統計，大家都非常慷慨，非常興奮。但可憐的是福州十億冬賑款，即使動員了政府的所有力量，還是困難重重，甚至打算勞動歌女劇員們共同籌資。

超荐冤魂而不恤飢民，兩種事實對照之下，簡直是一幅最強烈的諷刺！現在，東嶽廟的普渡，又在繞道滿街飛了，也許他們會後來居上，來個更熱鬧「偉大」的舉行，冤魂們自可皆大歡喜，但是我們成千萬等待冬賑的飢民呢！這個冬防，恐怕也只好這麼防防了！

六〇〇字

## 閩政一旬

(廿六年十二月一日至十日)

南僑社

▲閩省國代選舉票數除長汀南靖兩縣尚未報省外，大致統計完竣，計分全國性職婦團體，地方性職婦團體，區域三類。

▲閩省明年地方歲入歲出總概算業經編竣，歲入計二八八、四一五、五七六、〇〇〇元。歲出計四、四、五一、五二六、〇〇〇元。收支對抵，差額一四六、〇九五、九五〇元。歲出部份：各機關經常費以三十六年度核定預算數加十倍申算編列，省立各校加十五倍或十五倍以上編列。內中以生活費佔首位，次爲經常費。

▲閩省各縣市三十七年度地方歲出入總預算，業經省府例會通過，計全省六十九縣市，總額爲五千六百七十萬一千三百六十三萬五千元。

▲閩省府爲加強戒亂力量，決議行各項社會運動，明年度配合各項紀念日擴大舉行，如慰勞征屬及榮譽軍人，新兵運動，推行新生活，造林，文化建設等皆是。

▲閩省本年度田賦，業經全面開征，中以林縣、連江、廈門、建甌、甯洋、永安、漳平等二十六縣市，於十一月份即已分三期次第開征。其餘四十二縣市，本月一日起開征。至縣市長及田賦處長征賦不力，概予撤職留任處分。(南僑社)